

父爱如山

推轮椅的老人

寿乡夏邑的长寿广场，迎来了一天的人流高峰。

夕阳渐渐西下，晚霞映红蓝天。阵阵微风送走一天的闷热，带来少有的清凉。人们三五成群，结伴成双，趁傍晚来广场纳凉，或散步，或健身，或下棋，还有的小朋友在大人的呵护下将花样多多的风筝放飞云天……

人群里，一个银发苍苍，身躯佝偻的老者，双手推着一辆轮椅，步履蹒跚地走来。来到近前才发现，他推着的是个中年男子，斜着眼，歪着嘴，呆滞的脸上露出一丝傻笑。经打听，老人是一位退休教师，现已88岁高龄。说起

来，他一生命运多舛，他和老伴这辈子只生一个儿子，儿子5岁时患了脑瘫，变成了植物人。后来他又被划为右派，

一顶沉重的“帽子”一戴就是20年。20年间，挖河、修路、挨批斗，精神上受尽折磨，肉体上倍受摧残！不管日

子多么难熬，夫妻俩对这个半死不活的儿子不离不弃，精心照料。除了喂饭，睡觉外，一有空闲他就这样推着儿子

走来走去，用他自己的话说，让儿子透透新鲜空气，感受一下大自然的美好和人间温暖。细看，轮椅上还挂着水壶

和奶粉，一个精致的微型收音机正播放着音乐。瞬间，老

人成了广场上一道耀眼的风景，人们向他投去景仰的目光，

有的向老人招手致意，有的给老人送去一瓶绿茶或奶制饮

料，还有的小朋友向他献上一朵鲜花或一面小红旗……老

人脸上露出幸福的微笑，不停地向人们点头致谢，并互致

问候。他对人们说，孩子是父母的连心肉，盼着爹娘好不好

容易来到世上一回，说什么也不能亏待他。就这样，一推

就是50多年。

看着远去的老人，我想起朱自清的《背影》里那个送儿子上学的父亲，火车快开了，他还爬高下低，翻过车道去为儿子买水果。想起人生的艰辛，想起父母为儿女的付出……我的心情不觉沉重起来，我深为眼前这位老人的精神所感动。从他身上我看到伟大的父爱，这种爱感天撼地，它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更是炎黄子孙代代相传的伟大精神！“可怜天下父母心”，此时，我才真正理解这句话的确切含义。

父母对子女的爱是永恒的，是发自内心的。就像一首歌中唱的：“儿子不管走多远，根都扎在娘的脚下；儿子不管到哪里，都挂在娘的心尖，就像有根线，牢牢地牵在娘的手里……”父母就像一棵大树，时刻荫庇着儿女，为其遮风挡雨，使之尽享阴凉！

疼爱子女是父母的本能和天职，天经地义，无可厚非。然而，我看到年至耄耋的老人，推着脑瘫儿子，不免心中又为之悲哀。俗话说“养儿防老”，而他老了还要伺候残疾儿子，且遥遥无止境，他的“老”又有谁来“防”呢？然而，老人的担心并非在这里，他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我死后，我儿子还怎么活？”可见父母对子女的爱没有一丝一毫私心和杂念，这种爱是彻头彻尾的，毫无条件的。

一晃50多年过去了，老人就像上紧的发条，一天天，一年年，往复轮回，推着瘫儿迎来朝阳，送走余晖，轮椅推坏一个又一个，鞋底磨穿一双又一双，满头黑发变成银丝，饱满的面庞堆起了沟壑纵横的皱纹，高大的身躯佝偻



插图/董海英

下来，矫健的脚步变得蹒跚。他人虽衰老，但心志弥坚，依然推着瘫儿蹒跚着，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看着他那艰难的背影，我心里好似压块巨石，沉重得透不过气来。我在想，此时老人的心境如何？是为自己浓浓的爱心甜蜜着，还是为自己的人生不幸而悲哀？朱自清《背影》里的父亲送儿子去上学，心里怀着一个美好的梦想和寄托，“望子成龙”成了他的精神支柱。而老人推着的是一个脑瘫儿子，是一个活着的“死人”，他精神上不但没有寄托，而且他清楚地知道，儿子给他们带来的是一生和精神上永无止境的沉重包袱和折磨。然而，老人没有怨言，更没嫌弃，一年又一年，周而复始地呵护着……这需要多大的承受能力啊！

寿乡夏邑的寿星多，孝子多，人所共知，岂知这里的老人给予子女的爱心和付出是多么沉重和执著！

人说父爱如山，诚然如斯。

生活感悟

□ 黎武静

书事如歌



鲁迅少年时邂逅的那间叫做“三味书屋”。宋人有云：“诗书味之太羹，史为折俎，子为醯醢，是为三昧。”若单论味道，想来读书之事，何止三昧，当真五味杂陈。

红袖添香自然是一种，温柔旖旎，甜蜜动人。汉书下酒是另一种，酣畅淋漓，爽朗醉人。

苦读的，凿壁借一缕烛光，囊萤聚一分昏亮，寒冬映雪，月夜升屋，用心处各有千秋，展页时苦中有乐，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在那个威武的汉朝，有人负薪而读，砍柴读书两不误，虽年长而不废，终有所成，名闻天下。

在那个壮阔的唐朝，有人将汉书挂在牛角上，漫漫长路，蹄声嗒嗒，和着这岁月的节奏，且行且读。

读书，不为一字千金，不图洛阳纸贵，那些浮华不是它的初衷，只是偶然的结果。某些时候，我们读书，只是打发一些无聊的时间，如同与一些有趣的人谈话，短暂的清静和无为，换个角度偷眼世界。

什么样的读书方式辉映着什么样的生活，在这小小的读书行为的背后，有着与生俱来的风度与态度。白乐天喜吟“数峰太白雪，一卷陶潜诗。”在浩荡的岁月里快乐地享受着读书的乐趣。而陶渊明自谓“好读书，不求甚解。”在归去来的光景里饱览读书的风景。

有严谨者如朱熹，力主熟读深思，将读书比作撑船，“撑上水船，一篙不能放松。”劝人读书，“有一个字，便与他看一个。”如此细致入微。

有执著者如顾炎武，他读《资治通鉴》时，每日必读数卷，且一一抄录。等到读完全书时，他便拥有了两本《资治通鉴》，可谓用功勤力。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花开花谢，年复一年。如今我也读书，或在拥挤的公交车上，或在等人的闲暇里。我飞快地翻动书页，见缝插针地读几行，厚厚的书陷落在岁月菲薄的缝隙里，捉襟见肘。还是爱它，即使以微不足道的方式。

曾几何时，我在学生宿舍里游荡。随便躺下，伸手从壁上的书架上取书，整个宿舍每一张床铺的书架上都有我最爱的那本《红楼梦》。快乐是这么简单的事，你随便坐在那个位置，都能随手拿到那本你喜欢的书，随便翻起哪一页，都能直接掉进那个花团锦簇的大观园，笙歌院落，灯火楼台，俨然如梦。

世事如棋，书事如歌。那些跃动过的音符余韵悠长，三生绕梁。蓦然回眸，不肯忘。那是我们相伴走过的岁月，那是我们历久弥新的年轮。

岁岁年年长相忆，年年岁岁一床书。

乡土人物

□ 李中军

唱小戏的二叔

生活在乡下的二叔为人和善、热情，会说书唱小戏。在我儿时的记忆里，二叔在十里八村很有知名度，是当时的明星人物。二叔走乡串村说书唱小戏的一幕幕，至今还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让我无法忘怀。

我很小的时候就从父亲那里知道了二叔过去生活的点点滴滴。二叔童年时就天资聪慧，爱唱爱跳。那时候，乡亲们靠争工分吃饭，二叔跟着爷爷奶奶在公社生产队集体劳动，是大家劳动之余的开心果。大家伙休息时会让二叔唱段样板戏，二叔吼着童音，夸张的动作，让大家捧腹大笑。二叔最初是从公社广播里学会了《智取威虎山》等样板戏，后来渐渐长大的二叔参加了公社宣传队，直到人民公社大锅饭解散，二叔跟同在宣传队的女友结婚了，才不再唱样板戏。没有多长时间，乡下人家有了收音机，乡亲们从“话匣子”里听评书、现代戏曲，二叔又跟着学唱起大鼓书、坠子书，二婶当初也是公社宣传队的骨干，拉一手好弦子。夫唱妇随，二叔开始十里八村串乡唱小戏。

那时，乡下还没通上电，天一黑，什么活儿也干不了。村里乡亲们还很穷，请不起剧团唱大戏。能让乡亲们消费得起的娱乐活动，就是请来唱大鼓书、坠子书的民间艺人唱小戏。儿时的我不止一次跟着二叔到邻乡看他演出，二叔收费不多，没钱给点粮食也行，由各家各户平均摊兑，还要管饭，一般都是村干部家管饭，也有全村各户轮流着管饭。乡亲们的生活都不好，也是粗茶淡饭，多少有俩农家土菜、自家熬制的米酒。

二叔唱小戏一般都是在农闲时节，乡亲们会呼朋唤友相聚村中，热闹非凡，人人喜笑颜开。二叔唱大鼓书、坠子书都是整剧本唱，会唱上个十天半个月，不这样的话，村里的戏迷是不肯罢休的。

二叔唱小戏一般都是在农闲时节，乡亲们会呼朋唤友相聚村中，热闹非凡，人人喜笑颜开。二叔唱大鼓书、坠子书都是整剧本唱，会唱上个十天半个月，不这样的话，村里的戏迷是不肯罢休的。

二叔唱大鼓书时，会一手高扬一对铜月牙形简板，一手拿一根细

长的鼓槌板，打起简板、敲响小鼓，一阵有节奏的“打闹台”开场白之后，便开始绘声绘色地表演说唱。如果是唱坠子书，二叔就打起一对长木简板，二婶会拉起弦子伴奏。二叔每次都会按照行当传下来的规矩唱，先作一首在我看来是乱七八糟的所谓的诗才开唱。

二叔唱戏吐字清晰、表情夸张、嬉笑弄骂、幽默滑稽，加上曲折的故事情节，听起来十分过瘾。有时，二叔唱到情深处会声泪俱下，如泣如诉，二婶的伴奏也随之低沉，悲从中来，听众也往往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替戏中人物担心，整个书场的听众静得出奇。唱到高潮时，弦音快捷，二叔还会男扮女装，慷慨激昂，手舞足蹈，板声急促，全场观众哄堂大笑。到了深夜，二叔才停戏收场，乡亲们恋恋不舍地讨论着剧情散场。我喜欢听二叔唱《岳飞传》、《杨家将》等，至今还能学着说上一段戏词。

就这样，二叔说唱了大半辈子。

乡亲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电视、电影渐渐取代了大鼓书，他们不再请艺人到村里唱小戏。二叔也老了，身子骨不再硬朗了，声音也苍老无力，不能再像从前那样表演了，不得不放弃他喜爱的说唱事业。

如今，网络发达，想听什么样的戏、看什么样的节目，随手可得，没有人还记得二叔这位民间艺人和他过去的辉煌。我却无法忘却儿时看二叔在乡下唱小戏的情景，每每回想起来，都让我如痴如醉，激动不已。

读书，不为一字千金，不图洛阳纸贵，那些浮华不是它的初衷，只是偶然的结果。某些时候，我们读书，只是打发一些无聊的时间，如同与一些有趣的人谈话，短暂的清静和无为，换个角度偷眼世界。

什么样的读书方式辉映着什么样的生活，在这小小的读书行为的背后，有着与生俱来的风度与态度。白乐天喜吟“数峰太白雪，一卷陶潜诗。”在浩荡的岁月里快乐地享受着读书的乐趣。而陶渊明自谓“好读书，不求甚解。”在归去来的光景里饱览读书的风景。

有严谨者如朱熹，力主熟读深思，将读书比作撑船，“撑上水船，一篙不能放松。”劝人读书，“有一个字，便与他看一个。”如此细致入微。

有执著者如顾炎武，他读《资治通鉴》时，每日必读数卷，且一一抄录。等到读完全书时，他便拥有了两本《资治通鉴》，可谓用功勤力。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花开花谢，年复一年。如今我也读书，或在拥挤的公交车上，或在等人的闲暇里。我飞快地翻动书页，见缝插针地读几行，厚厚的书陷落在岁月菲薄的缝隙里，捉襟见肘。还是爱它，即使以微不足道的方式。

曾几何时，我在学生宿舍里游荡。随便躺下，伸手从壁上的书架上取书，整个宿舍每一张床铺的书架上都有我最爱的那本《红楼梦》。快乐是这么简单的事，你随便坐在那个位置，都能随手拿到那本你喜欢的书，随便翻起哪一页，都能直接掉进那个花团锦簇的大观园，笙歌院落，灯火楼台，俨然如梦。

世事如棋，书事如歌。那些跃动过的音符余韵悠长，三生绕梁。蓦然回眸，不肯忘。那是我们相伴走过的岁月，那是我们历久弥新的年轮。

岁岁年年长相忆，年年岁岁一床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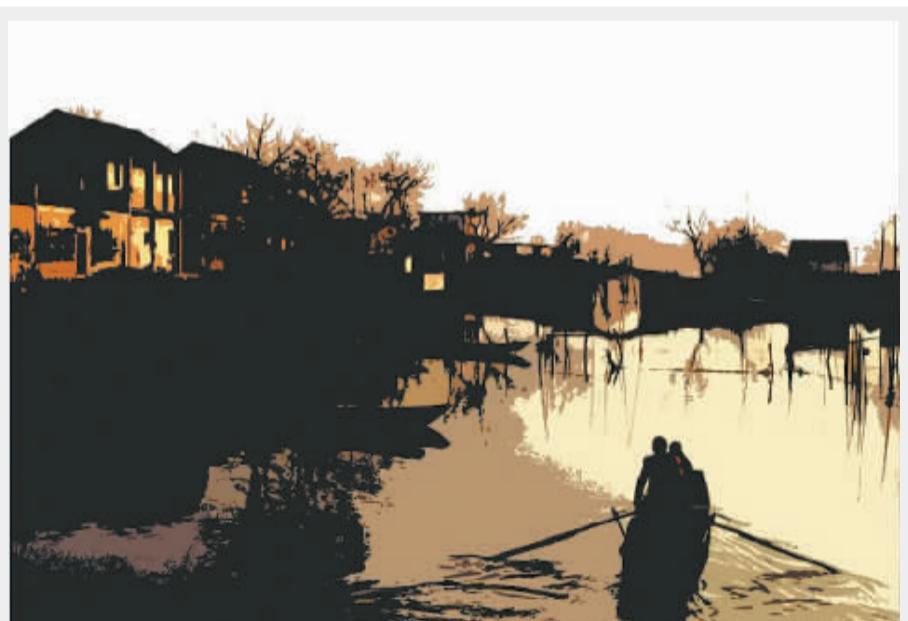
风物诗画

黄昏

斜阳已远去
只留金色的霞光
涂抹村庄
涂抹拱桥
涂抹十月的水乡
乡村倒映在水中
就像一种幸福
为我停留在生活的岸边

四周安详
一只船儿轻轻推开
湖的心事

题图诗 策马萧西风



边走边唱

□ 杜学峰

一树霜叶红



株稀败的枯树，抬头，猛然撞见一片红——一棵枫树，形状上并没有什么引人注意的地方，但是，它的颜色就像画家在调色板上恣意的挥毫，底层的树枝燃烧着绚丽的绯红，中间是火焰一般生动的淡黄和橘黄，而到了顶端则摇曳着如醇厚的葡萄酒一般的艳红。

我的心，突地一颤。我惊诧，在这人

迹罕至的角落，居然藏着如此遗世独立的

纠结，似乎随时都可能覆盖下来，毁掉些什么。然而，枫树学会了无言忍受。地下有根须在，就可以默默积聚汁液和面对生活的勇气，它把自己修炼成铁枝铜干，并从这枝干中孕育了旺盛的生命力，当百花凋残万木枯槁的时节，它搏动出生命最美的色彩。

当我沉醉于这瑰丽壮观的红时，我发现，红并非枫叶全部的颜色。在红色的掩盖下，还有一些单薄的、枯黄的、皱巴巴的叶子，就像被挤干了水分，截断了生命的源泉，只能暗淡枯萎了。它们藏在其他叶片的身后，避开了凄寒的秋霜，逃过了冰凉的冷雨，却终究没有躲开萎落的命运。恰恰是它们，早早地被秋风吹落枝头，归于尘土。

生命注定要经历风霜的洗礼，才可以升华出纯粹彻底的红！

诗风歌韵

□ 徐建华

咏中原经济区建设

宏伟目标，中华振兴。
伟大旗帜，指引航程。
社会主义，特色鲜明。
理论体系，智慧结晶。
毫不动摇，持守坚定。
科学发展，意深旨精。
广袤中原，人口大省。
谋划方略，蓝图乃定。
区域统筹，国家战略，
有力支持，地位提升。
促进发展，带动崛起，
统筹城乡，经验提供。
核心任务，尤须记清。
粮食农业，生态环境，
至为重要，不可牺牲。
全面协调，持续发展，
理论精义，实践保证。
新型城镇，新型工业，
现代农业，协调共荣。
战略定位，准确生动。
农业基地，产粮大省，
粮食安全，首当其冲。
产业转移，有序承接。
榜样示范，典型带动。
经济增长，重要板块，
中西发展，充当引擎。
区域发展，战略支点，
现代综合，枢纽交通。
源远流长，华夏文明，
厚重历史，创新传承。
发展目标，铭记于胸：
粮食稳产，经济繁荣。
人民富裕，优良环境。
城乡一体，服务均等。
实力增强，和谐文明。
同步小康，重振雄风。
空间布局，科学规整。
轴带发展，核心带动，
对接周边，节点提升。
放射网络，互利共赢。
任务艰巨，措施分明。
多措并举，稳粮强农。
三农问题，重中之重。
内涵发展，全力兴工。
着力构建，产业体系，
优化升级，资源整合。
调整结构，科技引领。
集群集约，蓄力竞争。
统筹城乡，以城带乡，
新型社区，产城联动。
基础设施，发展保证。
统筹规划，合理布局，
适度超前，完善功能。
交通物流，能源水利，
务实发展，机遇是竞。
解放思想，拼搏实干，
脚踏实地，履职忠诚。
锲而不舍，坚韧不拔，
咬定青山，奉献赤诚。
尊重规律，精心运作，
戒除浮躁，勿贪虚名。
说到做到，说好做好，
品格追求，责任使命，
齐心协力，事业中兴。
时代潮流，八面来风。
乘势而上，巧借东风。
英雄壮志，气贯长虹。
克难攻坚，战无不胜。
不懈奋斗，业绩彪炳。
中原崛起，河南振兴，
醉酒高歌，无悔人生！

小说秀场

□ 蔡进步

掀进池塘的车

那天中午，桃花县桃花镇派出所值班民警接到一个报案电话，报案人称自己是副县长赵为民的司机，当天上午陪副县长回老家看望父母，谁知车竟在家门口“失踪”了。

值班民警不敢怠慢，马上向所长汇报。所长一听，立即调集全所警力前往案发地点。

赵为民是桃花村走出去的第一个大学生。大学毕业后，他自愿回到家乡工作，从秘书干起，直至被选为科技副县长。